雍正初年清世宗與年羹堯之君臣關係

陳 捷 先

民國六十四年五月，我在成功大學學報第十卷人文篇中發表了「清世宗繼統與年羹堯之關係考」一文，分析康熙末年他們兩人之間的綜錯關係。我自己以爲：年羹堯在當時雖然是雍親王胤禛的門下屬人，但他們的主奴關係，若即若離，並不十分親密。胤禛不滿年羹堯的藐視狂悖，觀望投機；羹堯則現實勢利，對門主虛爲應付。在皇子爭繼的鬪爭中，年羹堯似乎先和誠親王允祉有所聯絡，後來又結好於撫遠大將軍允禵與皇九子允禟等一黨的人。在西征戰役中，羹堯力求表現，想爲允禵成就功名，建立地位。不過年羹堯是個唯利是圖，反覆無常的人，在聖祖崩逝之後，雍親王胤禛遽得大位，羹堯立即改變態度，出賣允禵，投靠世宗。而新君爲控制西陲軍力並監視允禵等活動，便利用了年羹堯，從此他們主奴之間的關係有了新的變化。世宗安穩的登上了寶座，掌握了政權；年羹堯則因此得到了逾格的榮寵，雖然這份榮譽與恩寵爲時極其短暫。年來我又從故宮珍藏檔案及少數私家著述中看到一些雍正初年的有關他們君臣之間的記事，頗能鉤考出世宗與年羹堯二人恩讎中變的若干原因，因而草成此文，來說明年羹堯在雍正初年得寵與失寵的經過，並蠡測其中原委，以就教於方家君子。

我們知道：清聖祖是在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病逝的，由隆科多口授末命，世宗隨即繼統。第二天撫遠大將軍允禵就被解除了軍務，命令他回京；而年羹堯便代替了允禵，專掌西疆的軍事，這是年羹堯幸運來臨的第一步。不過眞正的得寵，還是在他入覲與世宗談論過「軍務」以後。年羹堯於雍正元年二月初回京，名爲叩謁聖祖梓宮，一申哀悃；實際上他是和世宗面談地方「見聞」的。這次見面，主奴之間似乎頗爲愉快，世宗從奴僕處得到軍力支持的保證，羹堯却從主子方面得着日後不斷的封賞。就以這次入覲的二月來說，世宗給年家的榮寵至少有下列幾項：

①擢年羹堯長子年熙爲御史並特授隨行入覲之年興（羹堯四子）爲三等侍衞。[1]

②封側妃年氏（羹堯妹）爲貴妃（十四日）。[2]

③給川陝總督年羹堯二等阿達哈哈番世職；併加其父原任巡撫年遐齡尚書銜（二十一日）。[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1] 蕭奭著**永憲錄**卷二上頁一〇三及**年羹堯奏摺專輯**、（下）頁八四五「遣子年興赴京侍直摺」。

[2] **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以下簡稱「憲錄」）卷四頁一四上。

[3] 同上同卷頁三〇下。

此外，在二月二十四日，年羹堯的心腹黨人胡期恒和王景灝等人，分別被升任爲陝西西安布政使和按察使，這當然是羹堯保薦的結果。[4] 這些恩賞連年羹堯自己都覺得「寵榮逾份」，並說「高厚之恩，均出尋常之外」。同年三月，世宗又以議敘平定西藏戰功的名義，加年羹堯太保，不久又封他爲三等公，使之位極人臣。[5] 世宗對年羹堯的這番寵愛，可能是酬庸他的「歸誠」並爲異日利用餘地的。

年羹堯雖能使口內口外，帖然安靜；但京中情勢仍極緊張。尤其允禩、允禟、允禵等人結成死黨，又有百萬之富，而他們的權謀數術，足以要結人心，最爲可怕。世宗爲分解他們的勢力，先邀允禩主持中央政務，授爲總理事務四大臣之一，繼而又封爲廉親王，授理藩院、工部尚書、主要的是借以久安反側，牢籠人心。[6] 至於允禟、允禵則把他們分徙外省，允禟駐紮西寧、著楚宗、年羹堯約束；允禵被拘禁湯泉，以李如栢爲之監視。[7] 因爲怕他們三人「俱留在京必致相濟爲惡」。這是聖祖死後不到百日間發生的事，生父屍骨未寒，兄弟間的慘殺就開始了。西寧在甘肅境，是年羹堯的統治地方。他遵照世宗的旨意，派專人在那邊調查允禟的行動。他曾向世宗密報說：「凡貝子允禟有何行事之處，臣皆得聞之也。」世宗則指示他：「第一要緊，如此才好」。[8] 世宗之利用羹堯控制允禟可知；不過年羹堯對允禟的報告似乎不多，而且也不太壞，這點值得注意。

雍正元年，世宗與年羹堯之間確有一段極爲和諧的交往。皇帝給他加官封爵，不時賞賜，年羹堯也對主子的若干事表示了極切的關心；尤其是京城裏的局勢，反對黨人的活動等問題。元年四年和八月，世宗兩度謁陵，離開京師，當時京中局勢不穩，隆科多怕「諸王心變」，要世宗提防。[9] 特別是八月間隨皇太后梓宮出關的那一次，世宗連「留駐」陵地的念頭都沒有，匆忙的就趕回首都。年羹堯也怕京中發生變故，曾密奏關心的問到：「聖主啓行日期，何人隨往總理事務？臣皆無由得知，臣心不禁懸懸！聖駕往回、萬祈弗過十日，至要至要！」字裏行間，充滿緊張。[10] 世宗後來告訴他：「十八日啓程，二十四日到陵，一路平靜，較今春更覺如意順遂。朕身子甚好，你爲我一點不必

---

[4] 同上同卷頁三一下至三二上。

[5] 同上卷五頁三下及頁八上。另外在**永憲錄**卷二上頁九六亦記：「是月，進隆科多、馬齊、年羹堯太保階，登極恩也。部議，康熙十三年，以撫遠大將軍圖海剿平察哈爾布爾尼，又克定平凉，詔封爲三等公，宜將年羹堯照此例封爵。」同書頁一〇三又記世宗賜羹堯「青天白日」書額一方；頁一一三賜羹堯雙眼花翎。

[6] **憲錄**卷一頁八下至九上；頁十上；卷二頁十七下；卷二頁二六下；卷四頁二〇下。

[7] 同上卷四頁九下；卷二九頁二四上；卷六頁三下。

[8] **年羹堯奏摺專輯**頁八五三。

[9] **憲錄**卷六二頁七上。

[10] **年羹堯奏摺專輯**頁八四九（以下簡稱「專輯」）。

憂心。目今內外光景，日好一日、頗知感動向化，朕深欣幸。……」[11] 這當然是指世宗政敵們的情形。

從元年的五月到十月間，除了年羹堯的若干邊防計劃及軍需，世宗都照他的要求或建議通過以外，年羹堯和他的家人仍不斷的從世宗處得到新的榮寵。例如五月二十二日皇帝頒旨把西疆一切軍務俱交年羹堯辦理，大將軍延信的一部分軍權由此解除。[12] 七月初五又實授羹堯長兄希堯廣東巡撫。[13] 十月初更以平定郭羅克的功勞封羹堯爲二等公；其後不久又「假以便宜從事」。[14] 此外年羹堯手腕受傷和年妻有病的事，世宗都表示了關切。[15]

雍正二年春天，他們主僕君臣之間的關係仍然異常親密。世宗在三月十日加封年遐齡爲公，並給太傅銜，賜緞九十疋。[16] 四月初二又敍平青海的戰功，授年羹堯一等公。[17] 同時在封他爲一等公的前後，世宗還寫給他一個如此動人的硃批：

「從來君臣之遇合，私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耳。爾之慶幸、固不必言矣！朕之欣喜亦莫可比倫。總之我二人做個千古君臣知遇之榜樣，令天下後世欽慕流涎就是矣。朕實實心暢神怡，感天地神明賜佑之至。」[18]

同年六月間，世宗又把年羹堯的兒子年熙過記給隆科多，一則藉以紐合年隆二人之間的關係，再則也對年羹堯本人示恩。爲這件事皇帝還特別寫了一個長諭：

「朕已諭將年熙過記與舅舅隆科多作子矣。年熙自今春病只管添，形氣甚危，忽輕忽重，各樣調治，幸皆有應，而不甚效。因此朕思此子非如此完的人。近日着人看他的命，目下並非壞運，而且下運數十年上好的運。但你目下運中言刑剋長子，所以朕動此機，連你父亦不曾商量，擇好日卽發旨矣。此子總不與你相干了；舅舅已更名得住，從此自然全愈健壯矣。年熙病，先前卽當通知你，但你在數千里外，徒煩心虛，毫無益處。但朕亦不曾欺你，去歲字中，皆諭你知老幼平安之言，自春夏來，惟諭爾父健康，並未道及此諭也。朕實不忍欺你一字也。爾此時聞之，自然感喜。將來看得住功名世業，必有口中生津時也。舅舅聞命，此種喜色，朕亦難全

---

11 同上頁八四七「謝兄希堯實授巡撫片」硃批部份。

12 **憲錄**卷七頁二〇上。

13 同上卷九頁二下。**永憲錄**卷一頁七〇記康熙六十一年底「起原安徽布政使年希堯爲廣東巡撫。」實授當在雍正元年。

14 **憲錄**卷一二頁九上。「**永憲錄**」卷二下頁一五四又記：「年羹堯督師次西寧，議軍機上聞，上指示方略，假以便宜從事。」

15 **專輯**頁八四七。

16 **憲錄**卷一七頁一一下。

17 同上卷一八頁一下。

18 **專輯**頁八五七「奏謝自鳴表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諭。舅舅說：『我二人若少作兩個人看，就是負皇上矣。況我命中應有三子，如今只得兩個，皇上之賜，卽是上天賜的一樣，今合其數。大將軍命應剋者已剋，臣命應得者又得，從此得住自然全愈，將來必大受皇上恩典者。』爾父傳進宣旨，亦甚感喜，但祖孫天性，未免有些眷戀也。特諭你知。」[19]

由此可見，世宗對羹堯的照顧眞如家人父子，情意綿長。同時一年多來，羹堯從主子處得到的贈物，也是相當可觀。如食品類有：野鷄、鹿尾、茶葉、乳酥、荔枝、鮮棗、中秋餅果等等；衣着類有：四團龍貂皮掛、元狐肷袍掛、手巾、寧綢等等；珍玩類有：鼻烟壺、荷包、玉環、東珠、耳墜、自鳴表、西洋規矩、花扇、香囊、枷楠煖手、鳥鎗、琺瑯器等等；藥品類有：人參、平安丸、天王補心丸、紫金錠、益元散、蟾酥錠等等。另外還有御書的福字、橫披、詞扇等紀念品。這些只是在現存文獻中發現的一鱗半爪，實際數量和種類一定比上列的要多得多。如果以康熙年間，年羹堯所說的「八載於兹，雍親王並未遣人至川賞賜物件」的情形來比較，雍正初元年羹堯的得寵實在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了。[20] 怎麼不叫年羹堯「叩頭祇領，喜極感泣」？

可是雍正二年五月間，世宗對羹堯的態度突然起了變化，把羹堯僭越的種種罪狀，示諸朝臣，並且要他明白回奏。[21] 年羹堯得到大學士等寄來的文件，當然緊張起來。他沒有上奏解釋什麼，却在六月二十五日奏請世宗讓他在十月間入覲，他的理由是：

「……臣於去年陛辭時有許臣明年來京之恩旨，自彼迄今，縈廻五內，臣亦不能自解；且地方事務有萬萬不能詳之奏章者，若得面陳始末，悉爲清理，則陝西一省，上安下樂，吏靜民恬，不特開數十年未有之生面，而臣之際遇聖主，亦將垂名不朽矣。……」[22]

世宗對他的這一請求並未立加批准；一直到批年羹堯七月十八日的另一奏摺時候才說：

「……朕亦甚想你，亦有些朝事和你商量者。大功告成，西邊平靜，君臣慶會，亦人間大樂事。但有點小緣由，朕意尚未定。所奏六月二十五日請旨前摺，留案頭俟朕主意定時，自然諭來。」[23]

「小緣由」是什麼現在不得而知，不過其中確有問題而影響世宗的決定是可以想見的。後來到世宗收到年羹堯八月初五日謝賜鮮棗摺時，才決定讓他入覲。世宗說：

---

[19] 同上頁八五九。**永憲錄**記年「熙字用晦，羹堯之長子，以辛卯（按康熙五十年）舉人捐受副使……後不詳所終。一云改名德住，先卒。」德柱應作得住。

[20] 同上頁八一二。

[21] **永憲錄**卷三頁一八二。

[22] **專輯**頁八六〇「謝賜西洋規矩並請入覲摺」。

[23] 同上頁八六一「謝賜荔枝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朕准卿來謁，朕亦甚喜。先有所未定，一點緣由見面再向你說。……」[24]

年羹堯接到准許他入覲的御批，眞是高興萬分。他說他「心神喜躍」，「一年來薄書軍旅之勞，頃刻釋然，不自知其樂之至於斯也」。在這期間，世宗又賜年家佐領，賜羹堯父年遐齡頂帶，雙眼孔雀翎。羹堯只爲這些殊恩異數權躍不止，當然不會想到恩讎中變，年家的災禍就將接踵而來！

世宗對年羹堯的觀感再度變壞顯然是在這次入覲的前幾個月，以前硃批中所謂的「小緣由」可能就與這一轉變有關；不過世宗的城府很深，絕不是羹堯這樣粗才所能預先察知的。羹堯於九月二十四日由西安啓程入京，十月十一二日抵達。在京勾留了三十多天，到十二月初九才返回任所。這次入覲君臣雙方看來都不很愉快，羹堯似乎也也覺到問題至爲嚴重了，君主對他的恩遇將不會太久長了。所以他返任以後，隨卽上奏，感謝蒙准陛見，並且對世宗說：

「……臣稟質薄劣，賦性疏庸，奔走御座之前三十餘日，毫無裨於高深，祇自增其愆謬，返己摧心，惶汗交集。我皇上弘慈廣披，曲示優容。且一載以來，賜爵、賜金、賜第、賜園、賜世職、賜佐領、父子兄弟以及妻孥，莫不沾濡雨露，淪浹肌髓，解衣推食，寵賚褒嘉。極人臣罕覯之遭逢，而萃於臣之一門四世矣！……稍具人心，能不矢志竭誠圖報於生生世世耶！……。」[25]

自從雍正元年以來，世宗與羹堯之間的來往文件，常見親暱戲謔的文字，有時候君不像君，臣不像臣，全失定制與體統。這次年羹堯的「謝蒙陛見」一摺，看起來是羹堯似有所悟後而寫的，措詞語氣，毫無狂傲之意。不過世宗並沒有因此而對他溫慰一番，相反地還寫了一些足以令人警惕的話：

「據此不足以報君恩父德，必能保全始終，不令一身致於危險，方可謂之忠臣孝子也。凡人臣，圖功易，成功難；成功易，守功難；守功易，終功難。爲君者，施恩易，當恩難；當恩易，保恩難；保恩易，全恩難。若倚功造過，必致返恩爲仇，此從來人情常有者。爾等功臣，一賴人主防微杜漸，不令致於危地；二在爾等相時見機，不肯蹈其險轍；三須大小臣工避嫌遠疑，不送爾等至於絕路；三者缺一不可。而其樞要在爾等功臣自招感也。朕之此衷，天地神明、皇考聖靈共鑒之久矣！我君臣期勉之愼之。凡人修身行事，是卽是矣，好卽好矣。若好上再求好，是上更覓是，不免過猶不及。治已求治，安已求安之論，到底是未治未安也。朕生平不爲過頭事，不存不足心，毋必毋執，從天由命，從來行之，似覺有效；但未知收原結果如何耳！雖然亦自擇其益者行之，豈爲眼耳鼻舌之累，以亂此意，以害此身

[24] 同上頁八六一「謝賜鮮棗摺」。

[25] 同上頁八六二「奏報抵署日期並謝蒙陛見摺」。

臺灣大學傅斯年圖書館藏

乎。」[26]

從這些批語中我們已經看出世宗和羹堯之間似有問題發生。皇帝一再强調功恩之難成就，而「保全始終」尤其是極難之事，暗示羹堯要懂得「自招自感」的道理，否則將「返恩爲仇」，不可收拾了。據此可知：世宗與羹堯間關係的這次轉變，似與功恩有關。按照一般清代官書的解釋，年羹堯的敗事主要的是他「恃功狂悖」。如清國史館爲羹堯所立的傳紀中有：

「羹堯擁重兵，居邊久，既屢立大功，頗驕恣。奢僭逾制，嘗受總督李維鈞、巡撫范時捷、蒙古扎薩克郡王額駙阿寶跪拜；勒娶蒙古貝勒七信之女爲妾。及入覲，行絕馳道，王大臣郊迎，羹堯不爲禮。……」[27]

國史館的這篇傳記可能是因世宗在雍正二年五月間的一道上諭而立論的，那道上諭中皇帝明白的指出：「……御前侍衞遣之效力軍前，年羹堯帶至西寧使之擺隊墜鐙，是誠何心？況聖祖時亦揀發侍衞於將軍富寧安、傅爾丹處，未聞其奴隸使也。來京陛見時，督撫原無跪接之例，且伊又未帶大將軍敕印，而令李維鈞、范時捷跪接，是誠何心？青海之叛逆，伊係征剿大將軍，王、台吉等或可令其下跪；至無罪犯之蒙古王等亦令下跪。況扎薩克郡王阿寶係本朝之額駙，亦竟令其下跪，是誠何心？」可見羹堯確犯了僭越的大罪。[28]

也有人認爲年羹堯的失寵種因於他和蔡珽之間的鬪爭。這件事清官書裏說：

「先是羹堯嘗薦西安布政使胡期恒，按察使王景灝，可大用。劾四川巡撫蔡珽罷職鞫治，擬斬監候。景灝遂擢繼珽任。至是期恒擢甘肅巡撫，已離西安，猶用布政使銜作詳揭，阿羹堯意。帝令期恒率所劾人來京。三年正月、珽至、帝特召見，自陳抗羹堯被誣陷，且及羹堯貪殘狀。帝擢珽左都御史。胡期恒至，奏對不稱旨，下部議革職。……」[29]

蔡珽雖然是年羹堯的舊識，也可能是羹堯薦蔡珽於世宗的。[30]但是蔡珽終究是世宗當年藩邸的舊人，明於醫理，被世宗「優禮待之」的。康熙末年任巡撫四川，一直爲世宗效力。雍正以後，世宗可能用他暗中監視羹堯，以致與羹堯不睦。羹堯以蔡珽逼死知府蔣興仁一事，參珽縱性任性。世宗也認爲「蔡珽曾爲大吏，有罪當置之於法」，但

---

[26] 同上頁八六二至八六三。

[27] 同上頁一一四三「附錄」國史館年羹堯傳。

[28] **永憲錄**卷三頁一八二。

[29] **國史館年羹堯傳**頁一一四四至一一四五。**永憲錄**中又載年羹堯案發後，皇帝籍沒了年氏在京房屋一所，奴婢二百二十五口，並金銀綾綺首飾衣服器皿什物等賜蔡珽，珽領受了房屋與奴婢，因係皇上原賜與羹堯的，而羹堯自家的金銀什物蔡珽不受，因係「不可問之物」，事見卷三頁二〇九。

[30] **上諭內閣**雍正七年十月初六日第二諭。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是覺得「寧可使人謂朕聽年羹堯之言而用王景灝，斷不可使人謂朕聽年羹堯之言而殺蔡珽」，最後「著將蔡珽從寬免罪」。[31] 這些可能都是羹堯得罪的一些次要原因，但主要的問題應該並不僅此。

雍正三年正月十八日，年羹堯又上摺謝恩，向世宗認錯並表示決心改過。他說：

「……臣秉賦庸愚，知識闇昧，愆尤日積，罪戾多端。我皇上不忍即加擯斥，又復明白誡諭，使臣得以凜承嚴訓，勉自遵行，或不至於隕越，以贖前罪。如此格外宏慈，臣非木石，寧不知感……」[32]

世宗似乎決心要嚴辦羹堯了，在這件謝恩摺上他批了：

「……過而能改則無過矣，只恐不能心悅誠服耳，勉之！可惜朕恩，可惜已才，可惜奇功，可惜千萬年聲名人物，可惜千載寄逢之君臣遇合。若不知悔，其可惜處不可枚舉也！」

可見世宗要對他進行整肅的工作了。果然到這年三月二十三日，以年羹堯奏賀日月合璧，五星聯珠事草率不敬，開始向羹堯問罪。清實錄裏說：

「川陝總督年羹堯以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具本奏賀。得旨：『年羹堯所奏本內，字畫潦草，且將朝乾夕惕，寫作夕陽朝乾。年羹堯平日非粗心辦事之人，直不欲以朝乾夕惕四字歸之於朕耳。朕自臨御以來，日理萬機，兢兢業業，雖不敢謂乾惕之心，足以仰承天眄；然敬天勤民之心，時切於中，未嘗有一時懈怠，此四海所知者。今年羹堯既不以朝乾夕惕許朕，則年羹堯青海之功，亦在朕許與不許之間而未定也。朕今降旨詰責年羹堯，必推託患病，係他人代書。夫臣子事君，必誠必敬，陳奏本章，縱係他人代書，豈有不經目之理。觀此，則年羹堯自恃己功，顯露不敬之意。其謬誤之處，斷非無心！……」[33]

在這道聖旨未下之前，年羹堯確曾向皇帝說他「向有心跳之病」，而自雍正三年二月初以來，又「吐血數次」，到三月中仍「瘦弱特甚，精神不足」。世宗在他這些病狀報告的行間不但未批「加意休養」或「爲朕愛惜身子」等等安慰鼓勵的話；相反地批了些：「六極惡弱，原係一事。若不弱，須戒惡。況你先曾奏朕爲善日强，亦當自省也。」當年羹堯說到「求聖主知臣爲病所累，凡料理不妥之處，俯賜矜宥。」世宗更刻薄的批道：「如有不妥，豈可矜宥？此席乃列祖之神器，朕何敢私」。[34] 這種官腔，實足證明世宗要對羹堯作一澈底之解決。

---

[31] 憲錄卷二八頁四上至五上。

[32] 專輯頁八六九「謝恩摺」。

[33] 憲錄卷三〇頁三一下至三二上。

[34] 專輯頁八七三「奏明因精神不足辦事不能周到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曾幾何時，看年羹堯奏摺「比什麼都喜歡」的清世宗，現在竟對他的報告有如此的反感，甚至以細微事故陷羹堯於罪了；這當然只是一些藉口罷了。我個人認爲世宗此番對羹堯的反目固然因素很多；但最要緊可能還是世宗發現了羹堯對他並非忠誠不貳。羹堯還在和允禟黨人聯絡，還在同情他們，因此使世宗有受騙之感，益發覺得羹堯反覆無常的可惡可怕了。等到獲有證據，等到西疆軍務佈置完畢以後，便對羹堯下手了。這樣不但把奪嫡的關係人之一滅口，又可消除禍患於未來，世宗又何樂不爲？

我個人之所以有這種想法，是基於以下的幾件理由：

㈠、如上所述，羹堯在康熙末年，心存觀望，他既是雍親王的門下屬人；但又與允禟、允禵等人的過從甚密，關係非輕，最後，因世宗繼承了大位，且授以高位來攏絡，於是他見風轉舵，投靠世宗。可是他與允禟等的關係並未完全斷絕，在良心上也許還感到有愧於他們。所以當世宗命他監視允禟的時候，他只向世宗說「已留人在彼（西寧），凡貝子允禟有所行事之處，臣皆得聞知。」同時還說：「允禟近日行事光景，頗知收斂，……其上下人等亦自此始知畏法。」[35] 手下確已留情了。此後也沒有見到年羹堯對允禟有任何不好的報告。然而後來世宗却以楚宗代羹堯嚴加約束允禟，可見世宗對羹堯辦這件事已不信任了。

㈡、自楚宗代替羹堯以後，允禟立即受到百般凌辱。原先以允禟派人買草之事，竟加抗違軍法之名，革去了他的貝子爵位。後來又要允禟下跪聽詔，以使其難堪。兄弟手足關係不存，眞是「情如水火，勢如敵國」。楚宗報告中的允禟是「氣概强盛，形色如前，並無憂懼之容」，[36] 這與年羹堯的報告大不相同了。世宗在雍正三年初春的一次硃批裏對年羹堯說：

> 「楚宗奏允禟在大同，兵民賣買，人俱稱賢王，普概感激，而其下人逐日射箭嬉戲，毫無爲難之色。問其何以至此，皆言一切交易，上下人任買賣人之價取與，因此而得名等云云。與你之見聞如何？……」[37]

這可以說是世宗一種表示不滿的方法，羹堯此前隱袒允禟似已被世宗發覺了。

㈢、尤有進者，世宗竟發現允禟與羹堯之間有「密封文書」往還，而且有十數次之多。因此世宗有一次問年羹堯，「你與允禟來往字跡，光景言辭怎麼樣？若有存留者，送些來看。」[38]

以上是與允禟有關的，此外還有一個名叫鄒魯的術士到京城來告了狀，說年羹堯有「封王還不止」的野心。又有直隸總督李維鈞在保定年羹堯所有的一幢房子裏又查出「

---

[35] 同上頁八五三。

[36] **憲錄**卷二九頁四下。

[37] **專輯**頁八七三「奏明蒙古等來京令由邊外行走緣由摺」。

[38] **文獻叢編**（上）頁七「李敍奏報查出年羹堯與塞思黑（允禟）往來密書摺」；**專輯**頁八七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鎖子甲二十八身，密針剪頭四千根、長七寸。盔四個。」這些都是「軍前之物，私藏於家，意欲何爲？」[39]

對於這樣一個不能信賴的大臣，當世宗了解眞象以後，焉得對他不改變態度？雍正三年三月二十三日，在世宗指責年羹堯奏摺誤謬不敬的同一天，皇帝又降旨革年羹堯的摯友胡期恒甘肅巡撫職務，以岳鍾琪兼任。到四月十三日，世宗下令調補年羹堯爲杭州將軍，著岳鍾琪署理川陝總督。另外調石文焯爲甘肅巡撫，以圖理琛爲署理西安巡撫。[40]石文焯和圖理琛都是世宗預爲佈置在川陝一帶監視羹堯的人，現在以他們負責地方，以掃除年黨的勢力。岳鍾琪原是年羹堯的舊部，甚至還有人說他是年的「乾兒子」；不過世宗對他聯絡多年，早已爲世宗「效力」了；這眞是年羹堯沒有料及的事。正如當年他叛離允禵一樣的，岳鍾琪現在也叛離了他，宰制了軍權。

世宗對於懲辦年羹堯似乎經過周詳計劃的。年羹堯是個擁有重兵的名將，在西陲生聚多年，所以他先籠絡岳鍾琪等人，逐漸代替年的地位，實際掌握軍權。羹堯在川陝黨人很多，且多是地方的守牧，因此皇帝又派若干與羹堯有舊關係的人去助理；名爲用羹堯相識，暗中實有調查監視之意。另外自世宗卽位以後，對羹堯的殊恩賜典時有頒賜，諭旨褒揚年大將軍的也有多起；現在突然陷之於罪，繩之以法，實在令人難於接受，也暴露了世宗「喜怒不定」的弱點。所以皇帝在步驟上也著意的做了安排，使一般臣工確信年羹堯罪孽深重，死有餘辜。就現存的史料看，大約自雍正二年底至年羹堯定讞的一年期間，世宗用了下面這幾種方法來改變人的觀念，使年羹堯淪於萬刼不復的境地：

㈠、世宗利用硃批在很多大臣的奏摺上進行挑撥是非的工作，使若干原與羹堯關係不錯或本無恩怨可言的人，改變觀念，痛恨羹堯，甚至參加揭發羹堯罪狀的行列。像河道總督齊蘇勒等人，世宗就極盡能事的挑撥過。[41]

㈡、鼓勵與年羹堯有仇隙的人參劾他的罪狀。如河南河北總兵官紀成斌，四川川北等處總兵官李如柏等，早年在軍務方面與羹堯不睦，有的因升官被羹堯駁回而結怨的；有的則因羹堯輕視下屬而日後成仇的。現在皇帝要辦羹堯，他們都望風承旨，甚至落井下石，交章彈劾，目的在致羹堯於死命。世宗在這類合於他心意的奏章中，他常批寫些鼓勵臣工的話。[42]

㈢、威脅利誘與年羹堯有關係的人使之揭發年羹堯的不法不德事，並命令他們與年羹堯卽速隔離，免被牽連受害。這一類的例子極多，如李維鈞（直隸總督）先是支吾其

---

[39] 見永憲錄卷三頁二二一及二四四至二四八等頁。憲錄卷三〇頁三一下；卷三一頁十下至十一上。

[40] 世宗曾對齊蘇勒批說年羹堯對其治河才能不足，難有成就等事。請參閱拙作雍正硃批論旨（「清史雜筆」第三輯臺北學海出版社印，六十七年版）

[41] 專輯頁九七一、九九一、一〇七九等。

詞，後因世宗一再用「負恩人」、「可愧之極」、「你自己不肯保全，朕亦無奈矣」等等的話威脅，最後只得對羹堯示劾。王景灝原是年羹堯的心腹黨羽，世宗故示恩遇，年案發生後仍免處罰，並不革職。王景灝在感恩之餘，便對地方經費，軍餉及布隆吉城修理等事上了幾次報告，當然都是對年不利的。不過王景灝在年案終結後還是被解了任，下場也是不好。[43]

㈣、向內外文武臣工，儘量收集資料，以擬定年羹堯的罪狀。從年羹堯的家庭情形，讀書生活到他出仕後的實蹟、操守等等，無一不在調查之中。於是伊都立、范時捷、何天培、法海、高其倬、田文鏡、傅敏、馬煥等人，先後交章，報告有關羹堯的一切，最後政府宣布的九十二條大罪狀，多半是得自大家的奏章。

以上只是以奏摺與硃批爲工具而治羹堯於罪的。世宗另外又用一些先發制人的方法，使年羹堯黨人或同情他的人無由也不敢爲他辯護。例如雍正三年五月二十日皇帝先下了一道命令：

「……間有愚人，或貪圖年羹堯財物，或仍畏年羹堯威勢，代爲具呈。朕必照逆黨例，從重治罪，斷不寬宥。……」[44]

如此一來，還有誰敢爲羹堯說話。兩天以後，世宗又降一道諭旨，强調羹堯懷有二心，世宗深恨自己辨之不早，寵之太過，所以愧悔交集，竟無辭以謝天下，惟有自咎而已。爲了自責，世宗決定只解其權柄，而不加刑誅。不過年羹堯如果「仍怙惡不悛，彼既視憲典等於弁髦，朕豈能姑息以養奸？」[45] 這不但預留地步以便未來處罰年羹堯，且確認其有二心，使人無由爲之解辯。

年羹堯得世宗之寵很快，而且被寵得無以復加；可是他的失寵却更快，並且被處治得悽慘絕倫。從官書上看，他的那些權位名銜，眞像過眼雲烟，消失在瞬息之間：

三年四月十二日　年羹堯調補杭州將軍。
六月七日　革年子年富、年興職，削羹堯太保銜、追奪恩賜服物。
七月二十七日　革年羹堯杭州將軍，授爲閒散章京。
八月初十　年羹堯由三等公降爲一等精奇尼哈番。
八月二十四日　降年羹堯爲一等阿思哈尼哈番。
八月二十六日　降年羹堯爲拜他勒拉布哈番。後革去所有職銜。[46]

另外從一些從未公開過的檔案中，我們更可以了解年羹堯自被謫調杭州以至在杭州

---

[42] 同上頁九八二、一〇四七、一〇五〇、一〇五六、一〇六〇、一一二七頁等。

[43] 憲錄卷三二頁一八上下。

[44] 同上同卷頁二〇下。

[45] 以上革職事俱見憲錄卷三三頁八上；卷三四頁二十下；卷三五頁八上；頁一九上；頁二二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被捕的若干情形。世態炎涼，親離衆叛，讀之眞令人鼻酸。豈眞功臣不可爲乎？抑係羹堯罪有應得？現在就按照時間，把這當中的秘聞作一簡單的描述：

自雍正三年四月十二日世宗降旨調補年羹堯爲杭州將軍以後，十八日吏部咨文已送達羹堯，二十二日羹堯遂繕摺謝恩，他說：

「……伏念臣以庸碌之資，而當封疆之任；又値久病，昏憒日增，辦事錯謬，非止一端。罪譴所加，分爲應得。乃蒙聖主……頒令臣爲杭州將軍，曲賜保全，既免遺悞於封疆，臣亦得因事簡而調治。……惟有愛惜軀命，勉供厥職，效犬馬之餘力，冀圖報於萬一。」[47]

世宗對於年羹堯的謝罪，謝恩諸摺，始終覺得誠意不够，對他的「並不知悔」，「實實心寒之極」。所以在年羹堯的這份奏摺上他批了：

「朕聞得早有謠言云：『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戰場』之語。朕今用你此任，況你亦奏過浙省觀象之論，朕想你若自稱帝號，乃天定數也，朕亦難挽。若你自不肯爲，有你統朕此數千兵，你斷不容三江口令人稱帝也。此二語不知你曾聞得否？……」

顯然地，皇帝認爲他有謀反之嫌。這份硃批於五月五日驛站送到，羹堯捧讀之餘，「伏地嗚咽、不能起立」。第二天他就呈上一摺，除極力表明自己的誠心認錯，要「力圖遷善、以贖前愆」外，並在摺尾說：

「臣抱病數月，總未痊癒，今已僅存皮骨，動輒頭暈，實實不能辦事。伏祈聖主垂憐，准臣到浙給假半年，服藥調養，少可支持，再效奔走。……」[48]

世宗對他這一請求未予批答。

五月十三日羹堯爲辦理移交的事先去和岳鍾琪商談，岳鍾琪原是羹堯舊屬，論關係應該是很深的，所以見面以後，羹堯就對他說了不少知心話，岳鍾琪後來把當時情形向世宗報告如下：

「臣到西安，年羹堯因交代諸事與臣相會四次，惟十三日初見問臣：『我的事皇上曾有諭旨與你否？我們相與一場，你須實實告我。』臣答云：『並無諭旨』。年羹堯又云：『我將來身家性命是不能保的了！』遂哭泣不止。臣只得寬慰云：『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不卽加罪，調陞將軍，從此若能悔罪改過，諸事安靜，自然無事了。』彼云：『我還敢多事嗎？』頃又云：『我的病不好，每夜出汗，飲食減了，身子狠弱。』臣見其面色比在西寧時稍覺黃瘦。說話初則氣弱，後來又覺好些，看來無甚大病。隨言交代事，再無他語。」[49]

---

[45] 專輯頁八七四「奏謝調補杭州將軍摺」。

[47] 同上同頁「請假半年養病摺」。

[48] 同上頁八六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五月十四、十五兩天，年羹堯爲雍正元年允禵入京的事與貝勒延信對質，延信堅絕否認有其事，年羹堯又背上了一個謊報欺君的罪名。十六日與岳鍾琪辦好了交代，並囑託岳鍾琪照顧他的兩個兒子年傅、年斌，還向鍾琪說：「我的事凡可以照應者務求照應。」年羹堯絕沒有想到受他多年照應的岳鍾琪竟沒有給他任何的照應，相反的還向他打了一頓官腔：「無論事之大小，斷不敢隱諱存私。諸事總在聖恩，照應二字，不敢如命。」岳鍾琪眞做到了「大公無私」，不久他彈劾了四川提標中軍參將阮陽璟，因爲陽璟過繼了年羹堯之子，代爲撫養，而在羹堯得罪之後不行出首的緣故。[50] 尤其使年羹堯不能相信的，他的「乾兒子」岳鍾琪竟對世宗報告說：

「臣見其（指羹堯）畏懼有之，至其果否能悔罪改過之處，臣未見其實，不敢妄奏。」[51]

世宗對年羹堯早就有了不良的印象，這些報告無異火上添油，羹堯的保全實在很難了。

五月十七日，年羹堯帶領了眷屬家人，離開了他居住任職多年的川陝，從西安逕赴杭州了。當天只有督標兵丁中的外委幾十人出送，這些人據說都是平日得羹堯資財的。「此外並無百姓人等送行，市肆倍覺懨然」。這種淒涼的場面，岳鍾琪認爲是「年羹堯平日恣行威福，無有德愛及人之驗也」。世宗更幸災樂禍的加上註語：「朕實赧顏，可愧可愧」！[52]

年羹堯自雍正二年十月入覲回任以後，似乎已經感到災禍即將來臨。而他在川陝掌權了十數年，自己又是個貪婪之輩，家貲之豐，必定可觀。在世宗降旨謫調他以前，他自己已經預作安排了。一說他自雍正三年正月至五月，一共在西安地方僱用了騾車二百三十輛，騎駄騾騾騾子二千二百二十三頭，分送財物到各省去。[53] 有人則說年羹堯在京中藏銀三萬兩，在西安府督標後營遊擊龍有印處藏了箱子一百五十隻。[54] 不過根據世宗所得資料，年羹堯先後由西安發寄各省的財物，共用了騾駄二千餘載，騾騾二百餘乘，大車數百輛。皇帝並且認爲他的目的可怕，「今日藏匿財物，巧營三窟，欲待他時以此要結人心，蠱蠹國事耳。」[55] 誠如世宗所言：「善人富，謂之賞；惡人富，謂之殃。」羹堯既被認爲惡人，財富當然就帶給他災殃了。

在年羹堯離開西安的時候，他又給世宗上了一個奏摺說他「既不敢久羈陝省，亦不

---

[49] 見永憲錄卷三頁二三五。
[50] 專輯頁八六八至八六九。
[51] 同上頁九三〇至九三一。
[52] 同上頁九八八。
[53] 同上頁一〇五三。
[54] 同上頁九七〇硃批。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敢遽赴浙江」，他要在江南水陸分途的地方儀徵，「靜候綸音」。[56] 世宗對他這種逗留中途，遷延觀望的態度，甚爲不滿，尤其不知道他的居心何在？吏部等衙門都建議「將年羹堯鎖拏來京，嚴審正法」。不過皇帝覺得還是讓他明白回奏，再作決定。[57] 年羹堯的回奏如何，由於缺乏史料，我們不得而知，不過這件事足以給世宗有利的把柄，與三江口稱帝之謠傳合併解釋，羹堯的罪就愈大愈重了。

然而年羹堯一行終於在六月下旬到了江南，據鎮海將軍何天培報告他們到達的情形說：

「……年羹堯於六月二十六日渡江經過京口，前往丹陽，先後船隻甚多，隨從陸續而行，不知其數。船窗關閉，船中人等故爲藏匿，並無一人出面。此等踪跡，甚屬詭秘。」[58]

這類報告，當然更增加世宗的疑心。

年羹堯是七月初二在杭州就任將軍職的。當時浙江按察使署理巡撫印務的甘國奎曾把羹堯到杭州以及就任後的若干情形報告了世宗，報告中說：

「年羹堯於七月初二日到任，仍似大將軍氣象。且聞年羹堯語旗人云：『爾等窮苦，我所深知，能隨我說，斷不令爾等窮苦。』雖屬撫慰旗人，然意指含蓄，非所以勗勵之也。……稽其所坐之船，先到者已三十餘隻，聞未到者尚有四十餘隻，而家奴復有家奴，到杭州者男女已不下千人，後來者尚未知其數。所住衙門，人已居滿，聞將長隨等分住外城。夫杭州五方雜處，游手無賴，藉以生事，地方殊有未便。臣受皇恩深重，見慮及此，除遣人不時密加察訪外，合當奏陳。」[59]

世宗爲了對年羹堯的情形探訪的確，特別在八月初一任命吏部右侍郎傅敏署理浙江巡撫，由京中南下，專門察訪。八月二十九日，傅敏就把沿途和始入浙境的見聞給世宗寫了一個報告：

「臣道經江南地方，一路密訪年羹堯行止。皆云：到浙之日，隨從尚有千餘人，馬匹亦多。及臣入浙境途中，屬員接見，因便訪問，所言皆同，兼述其在將軍府中，人衆難容，另造房屋百餘間居住，今皆分寄各旗人家寓居。至於馬匹亦俱分養，尚未得其實數。所有誘引兵丁之言，如云：爾輩聽我說話，不憂窮苦。併諭杭州知府時給發兵餉，不許遲誤，且代爲籌劃馬價銀兩，百計市恩是實。……」[60]

這些報告對年羹堯來說是絕對不利的。甘國奎密奏後不久，年羹堯就被革去杭州將

---

55 專輯頁八七四「奏於儀正縣靜候綸音摺」。

56 憲錄卷三三頁九上至十下。

57 專輯頁九八六。

58 同上頁一〇〇一至一〇〇二。

59 同上頁一〇八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軍職；傅敏的報告呈上以後，世宗就在他奏摺末尾批了：「已有旨拿問矣」。[61] 羹堯的命運定了，死期就在目前了。

九月二十八日，欽差閒散內大臣都統阿拉錫到達杭州，帶來世宗鎖拏年羹堯的上諭。當天夜裏，署理浙江巡撫傅敏和署理杭州將軍鄂彌達就會同欽差把年羹堯傳喚到將軍衙門中來，由傅敏向他宣讀上諭，隨即把他鎖拏看守。傅敏後來又和內監二人到年羹堯家抄查，把婦女先行押入空屋，然後收查內室、書房。發現年羹堯早有準備，除了皇帝的上諭幾張和諸王大臣奉旨轉諭的書信以外，只有一些閒雜賬目，其他一無所存。後來據家人說才知道羹堯在九月十二日已將一應書札，盡行燒燬。不過收查人員還是在亂紙中得抄本「西征隨筆」兩本，這就是汪景祺文字獄的由來。[62]

年羹堯被捕之後，他的妹妹曾爲他向清世宗做了一番請求開恩的努力。據「永憲錄」記：

「（雍正三年）冬十一月乙未朔，上駐蹕圓明園。」同書又記：

「丁酉（初三日），上回鑾進宮。貴妃年氏以不懌留圓明園。」[63]

可見十一月初一，年羹堯妹妹在圓明園中與世宗小聚。初三日，皇帝就回京了，而年貴妃則「以不懌留圓明園」；顯然皇帝不顧夫妻之情，決心處決羹堯了，因此年妃不悅的留在園中，沒有和世宗一起回鑾。就在這一天，年羹堯被械係到了京師，圈禁在皇子允祹的空府中。[64]

十一月十二日，年貴妃突然在圓明園中薨逝了。世宗雖强調「妃素病弱」，但這件事很清楚的可以看出其中是有自殺成份在的。[65] 皇帝後來追册她爲皇貴妃，並賜謚「肅敏」，葬禮「均照皇貴妃行」，這一切大概是世宗求其心安的。

羹堯進京以後，當然無法脫罪的。他在臨死之前，曾經向世宗上過一個哀求摺子：

「臣今日一萬分知道自己的罪了。若是主子天恩憐臣悔罪，求主子饒了臣，臣年紀不老，留下這個犬馬，慢慢的給主子效力。若是主子必欲執法臣的罪過，不論那一條那一件，皆可以問死罪而有餘，臣如何回奏得來。除了皈命竭誠懇求主子，臣再無一線之生路。伏地哀鳴，望主子施恩。臣實不勝嗚咽，謹冒死奏聞。」[66]

---

60 **專輯**頁一〇八八。**憲錄**記提拏年羹堯來京事決定於九月二十六日（見卷三六頁一四下至一六上）。

61 **專輯**頁一一〇三。**永憲錄**卷三頁二三七又記：「上遣議政大臣，內監、中書等至杭，會署將軍誠親王長史兼副都統阿密達，署巡撫吏部右侍郎傅敏，至年羹堯家，上鍊反綁，訊問口供，封貯貲財，械羹堯子五人及年壽家人王德、張鼎、王仁、石四等赴京。」

62 同上書卷三頁二四〇。

63 同上書卷三頁二四一。

64 同上書卷三頁二四二至二四三。

65 同上頁八五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不過世宗置若罔聞；最後以大罪九十二條處年羹堯於死刑，一代名將，就這樣的結束了一生。世宗賜羹堯自盡時，特派蔡珽監刑，使蔡珽快心，而兼使羹堯痛心，如此安排，實在稍嫌刻薄了。[67]

綜上可知：年羹堯在雍正初年，得寵也快，失寵也快，在中國歷史上可能也是罕見的特例了。

本文爲「盛清名將年羹堯研究」中之一章，寫作期間，承行政院國科會補助，謹此致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67] 李放穆堂別稿卷三九上頁二四上至二六下（道光十一年刊本）。